

• 综述 •

抓住君臣配伍剖析方剂

袁晓红*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 株洲 412012)

[摘要] 要介绍君臣配伍是方剂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改变君臣配伍以适应复杂病变的需要。在方剂教学中,主要是通过君药与臣药的配伍分析具体方剂的功效、主治病证及其变化运用;同时也要兼顾佐使药的配伍。

[关键词] 方剂;君臣配伍;教学

[中图分类号] R2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06)03-0065-04

Holding Tight the Monarch Drug and His Ministerial Drug Goes Together with Five Square in Analyses

YUAN Xiao-hong

(Hu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Hunan Zhuzhou 412012, China)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introduce the major construction of prescription, compatibility between monarch and ministerial drug, Through change the compatibility can adjust the apply of different disease. We can learn the efficacy, applied disease and how to change prescription according to disease certificate, mainly through analyse monarch and ministerial drag and also pay attention to adjuvant and guiding drug the way.

[Key words] prescription; compatibility between monarch and ministerial drug; teaching

中医方剂学是祖国医学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环节作用,是中医治病的主要形式。而“君、臣、佐、使”的组方结构,是临床最常用的组方结构^[1],不仅能比较明确地表达方剂与证候、治法整体的统一,而且用“君、臣、佐、使”结构分析方剂,能清晰方中药物主次有序的组方配伍关系^[2]。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君臣佐使的认识理解日益完善。使之既指导分析研究古今有效成方,又是临床创制新方的依据,被视为方剂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君臣配伍是方剂组成中的主要部分,本人在方剂学的教学和临床工作中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现总结如下:

1 君臣配伍,是方剂结构的主要部分

药物配伍能增强或综合药物的作用^[3],是组合成方剂的核心^[4],也是药物功效的配伍^[5],而君臣配伍则是方剂结构的主要部分,其综合功效决定该方的主要功效。其中君药是针对主因、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药物,其性能规定和影响着整个方剂的性能,当它本身及配伍、用量发生变化,全方的性能往往随之而变,所以一般选择针对性比较强,作用较全面,药力较大,兼有“引经”作用^[6]的药物作为君药。而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的药物;或针对兼病或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一般多以同类相须和异类相使为主要配伍形式,但也有与君药功效不相同的药物配伍。如果方剂在君药不变的情况下,臣药发生改变,会改变方剂的主要配伍的关系,使方剂的功效发生根本的变化,主治也随之发生改变。因此一首方中的君臣配伍,决定方剂的主要功效和主治病证,且

[收稿日期] 2004-12-21

[通讯作者] 袁晓红, Tel: (0733) 8519093

药物剂量或者是用量比例相对固定的。如麻黄汤中麻黄配伍桂枝按 3:2 的比例主要是发汗解表,是治风寒表实证的代表方;桂枝汤的桂枝与芍药按 1:1 的比例是调和在表之营卫和在里之阴阳的主要结构,是治风寒表虚证的代表方;小青龙汤的麻黄、桂枝与干姜、细辛发汗解表,温肺化饮,是治外寒内饮的代表方;小柴胡汤中柴胡配伍黄芩是和解少阳的基本结构,所以是和解少阳的代表方等等。另有实验研究表明枳术丸中枳实与白术比例为 1:2 时作用最明显^[7]。由此可见,不仅是在方剂学的教学中,还是在临床医生临证组方时,只要抓住了君臣配伍这个主要部分,能提高对复方的立法组方,临床疗效等方面的理论认识,使理论更好地指导临床。

2 灵活改变君臣配伍,适应复杂病变的需要

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说“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症,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症皆合,更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症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可见任何古方、成方都是针对某一特定证候而制定的,由于患者体质、年龄、季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临床运用成方时,做到“师其法而不泥其法,师其方而不泥其方。”同时方证相应的原则要求方剂必须随证的变化而变化^[8]。而方剂中君臣配伍是决定方剂功效的主要部分,君臣配伍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条件,灵活性是原则性的具体体现,只有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开出有效的方剂,改变君臣配伍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2.1 通过药味增减,随证变化运用 药味增减是方剂变化的主要形式,而方剂中臣药的增减,则会引起原方主要配伍关系改变,导致原方功效发生本质变化。如麻黄汤中麻黄为君药配伍桂枝为臣药重在发汗解表,主治风寒表实证;三拗汤中麻黄为君药配伍杏仁为臣药重在宣肺平喘。主治风寒犯肺之咳喘证。如小青龙汤中麻黄、桂枝为君药配伍干姜、细辛为臣药,重在发汗解表,温肺化饮,主治外寒内饮证;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石膏为君药配伍杏仁辛凉宣肺,清热平喘为臣药,主治表邪未解,肺热咳喘证等等。可见方中随着君臣配伍的变化,方剂的功效和主治病证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以适应病情的需要,且方名也随之变化。同时化裁古方,组成新方,也是目前常用的一种组方方法^[2],除了改变佐使药外,如何根据病情变化改变君臣药配伍,做到每一具

体病证,皆有其对应的最佳方,即方证相合,对应用方^[9],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2.2 药量灵活变动,随证加减运用 方剂中药量至关重要,标志着药力的大小,亦决定着作用强弱^[10];一首方所制定的药物与药量是常规,运用时随证加减,则会出现新的规律^[11];“汉方传之秘在量”^[12]等都说明药量变化的重要性。其中药量大者为君,把握主体功效^[11],臣药次之,与君药综合决定方剂的主要功效。因此通过改变药量而改变君臣配伍,使之常中有变。如枳术汤与枳术丸均有枳实、白术二味,枳术汤中枳实为君药,用量是臣药白术的二倍,主治脘腹积滞,坚满等证,为消坚之剂;枳术丸中,白术为君药,用量则是臣药枳实的二倍,主治脾胃虚弱,运化无力所致之食后脘腹痞满作胀,为消补兼施之剂。可见药味相同,随着剂量的变化,其君臣配伍发生变化,功效和主治也随之发生变化。即使是同一首方,在分析和理解时,也可以改变其剂量来改变君臣配伍,如小青龙汤中以外感风寒表实为主,兼有内饮时,麻黄、桂枝为君药配伍干姜、细辛为臣药,解表散寒为主,兼温肺化饮;以水饮内停证为主,兼有风寒表实证时,以干姜、细辛为君药,配伍麻黄、桂枝为臣药,温肺化饮为主,兼解表散寒;以外感表虚证为主,兼有内停饮证,以桂枝、芍药为君药,配伍干姜、细辛为臣药,解肌发表,调和营卫为主,兼温肺化饮等等。由此可见,通过改变剂量来改变方剂的主次关系,做到全面理解方剂,更好地灵活变化运用方剂。

3 方剂教学,详析君臣配伍

方剂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分析、运用方剂及临证组方能力^[13];方剂教学的目的是教组方方法^[14]。因此,方剂学教学中,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学中让学生掌握教材上各类代表方的组成、功效、主治证、方解和加减运用。教师讲课和学生考查、考试,皆以此为主要内容。但方剂学的教学目的不在于记住几首名方的组成、功效和主治病证。而是引导学生将已学过的是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和中药学融会贯通,在方剂组方原则和基本结构指导下,分析基本方或代表方的组成、功效,主治病证、配伍方法及变化运用。进而学会组方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综合运用方剂的能力,并且能优化组织合适的药物,通过配伍,有效的临证组方。因此在教学中做到以下几点:

3.1 重点剖析方剂中君臣配伍 在教学中让学生抓住方剂中的主要药物,学会分析理解并记忆方剂的组成、功用和主治病证。君臣配伍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①增强疗效的君臣配伍,主要是同类相须或异类相使的药物相互配伍,如白虎汤中石膏为君药,配伍知母为臣药,知母加强石膏的清热泻火作用;三拗汤中麻黄为君药,杏仁为臣药,杏仁加强麻黄宣肺平喘作用等。②去性取用的君臣配伍。主要是性味相反但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配伍,大黄附子汤中附子为君药,配伍大黄为臣药变寒下为温下等。③治疗主证和主要兼证的君臣配伍,如逍遥散中柴胡为君药,配伍当归、白芍药为臣药疏肝养血等。④针对主因和主证的君臣配伍。有两种形式,一是治主因的为君药,治主证的为臣药,如温经汤,以吴茱萸、桂枝温经散寒为君药,配伍当归、川芎、白芍药、牡丹皮活血祛瘀兼养血为臣药;二是治主证的为君药,治主因的为臣药,如芍药汤,白芍药柔肝缓急以止泻利腹痛为君药,配伍黄芩、黄连清热燥湿止痢为臣药。⑤特定的君臣配伍,如桂枝汤中桂枝配白芍是解肌发表,调和营卫的主要配伍,小柴胡汤中柴胡配伍黄芩是和解少阳的主要配伍等。

3.2 根据君臣药的变化来剖析方剂 方剂学中有①君药相同而臣药不同,功用和主治不同。如补中益气汤中黄芪为君药,配伍人参、白术、甘草为臣药,重在补中益气,升阳举陷,主治气虚下陷等证;而当归补血汤中黄芪为君药,配伍当归为臣药,重在补气生血,主治血虚发热证;补阳还五汤中黄芪为君药,配伍当归为臣药,重在补气活血通络,主治中风后遗症等等。②是君药不同而臣药相同,功用和主治亦不同。如四物汤中熟地黄为君药,配伍当归为臣药,重在补血和血,主治营血虚滞证;当归补血汤中黄芪为君药,配伍当归为臣药,重在补气生血,主治血虚发热证。③是君臣药皆不相同,功用和主治病证相差更大。如小柴胡汤与旋覆代赭汤,佐使药均是半夏、生姜、人参、甘草和大枣,但小柴胡汤中柴胡为君药,配伍黄芩为臣药,重在和解少阳,主治少阳证等病证;而旋覆代赭汤中旋覆花为君药,配伍代赭石为臣药,重在降逆化痰,益气和胃,主治胃气虚弱,痰浊内阻证。可见由于方剂的功用和主治病证随着君臣药的变化而变化,同时方剂学中介绍的方剂都是常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有规律性的配伍,所以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学会根据君臣配伍和君臣配伍的变

化,分析每一首方的配伍特点,并能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能够起到执繁驭简,纲举目张,抓住主要部分,为临床应用方剂和临证组方打好坚实的基础。

4 兼顾配伍佐使药,完善方剂基本结构

方中的君臣药还须借佐使药协助增强疗效、制约或降低毒副作用,并使药效升降走守达病所,也是形成配伍规律的重要因素,因此还须配伍佐药和使药来完善方剂的结构。如实验研究表明补中益气汤中佐以柴胡、升麻对肠蠕动作用明显,去掉二味药,则其作用明显减弱^[5]。佐使药的配伍形式包括配伍加强君、臣药的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症状的药物,如九味羌活汤中配伍黄芩和生地清里热。或者是配伍减轻或消除君臣药毒烈之性的药物,如四逆汤中附子有毒配伍甘草降低其毒性。或者根据病重邪盛时,配伍与君药性味或作用相反而又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或热药冷服,冷药热服。或者配伍引经药或调和药,如大多方中用甘草调和诸药等等。可见方剂的组成中每味药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综合反应的结果。因此在教学中或者是临床工作中,通过药物的合理排列组合,掌握和理解它们之间内在联系,把握全局,突出重点,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由此可见,方剂中君臣药的确立对研究古方、创制新方中意义重大,因此在今后的教学、科研及临床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①用文献整理总结分析和实验研究验证方剂结构的主要部分是君臣药的配伍。②对方剂学的教材中每首方的君臣配伍相对固定,避免不同版本方剂学教材中君臣配伍方义理解不同。③方剂的命名以君药为重要依据,而以君臣配伍为主要依据,从而规范方剂的名称。④教学和临床工作中正确地把握君臣配伍,挖掘古方的精蕴,衡量各方的用药和用量之不同,按照组方原则主次分明地掌握方剂的组成、功用和主治病证,并根据君臣药的配伍变化灵活变化使用。在正确辨证立法的基础上提高运用方剂和临证组方的能力,以有限之方应无限之病证。

[参考文献]

- [1] 杨新年.方剂组成结构的相关探讨[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3):3-4.
- [2] 徐晓东.成无己对方剂学的贡献[J].中医函授通讯,1999,18(1):3-4.

- [3] 宫海民. 浅谈方剂学中的非加和原理[J].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99(4) : 224-225.
- [4] 章健, 徐宝圻. 方剂教学应突出配伍与组方方法[J]. 中医教育, 1996, 15(3) : 28.
- [5] 唐晓颇. 试论方剂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1996, 26(3) : 9-10.
- [6] 崔永安, 左小东. 君药探析[J]. 辽宁中医杂志, 1996, 23(2) : 84-85.
- [7] 鄢顺琴, 陈彩琼, 王晓建, 等. 枳术丸对胃排空肠推进作用的影响[J]. 中成药, 1996, 18(4) : 30.
- [8] 薛建国. 《方剂学》教学应重视贯彻方证相应的思维模式[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4, (1) : 50-51.
- [9] 周训伦, 罗学琴. 方证对应规律与方法探讨[J].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 1995, 18(1) : 11-13.
- [10] 杨丽萍, 王艳英. 浅谈方剂与辨证施治[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3, 13(3) : 27.
- [11] 高忠英. 临床处方用药配伍规律探讨[J]. 北京中医, 1997, (6) : 44-46.
- [12] 杜天植. 《方剂学》教学应重视讲解佐药和使药[J]. 湖北中医学院学报, 2000(3) : 58-59.
- [13] 樊巧玲. 关于方剂学教学改革和思考[J]. 中医教育, 2001, 19(6) : 37-39.
- [14] 蒋永光, 邓中甲, 李认书, 等. 《方剂学》中基本方现象及其临证意义[J]. 中医药学刊, 2001, 19: 282-283.
- [15] 谢鸣. 方剂学发展与思考[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6, 19(2) : 2-7.